



妈妈眉间的印章

□夏梦洁

“外婆，别皱眉！皱起来像古老的印章。”小女儿突然对外婆喊了一句。调皮的她生怕自己描述不够生动，索性举起手机将母亲那枚“古老印章”拍成特写。

“印章”生在母亲两眉之间，还算白皙的皮肤竟真有几道竖纹，朝着小外孙女假装生气、两边眉毛将纹路挤压得愈加突兀。我心里一惊，原来皱纹从来和优雅的弧线无关。

一般来说，皱纹常和岁月挂钩，其中女子更是在意，不然怎有“红颜易老，皱纹心底寒”的古语？皱纹的生长过程很难被捕捉，只是忽有一日对镜梳妆竟发现“皱纹满面是伤痕，青丝白发萧条日已昏”。这是大多数皱纹的命运，也是大多数女人的感慨。

我的母亲眉头常有几道竖纹，有一道年轻时便有，说是幼时拿镰刀割猪草，不小心将镰刀拿反，刀背用不上力，顺手举起刀把，竟将刀尖正中了自己眉心。因此，自小我犯错是不敢正视母亲的，即便眼神安然、那道嵌入眉头的竖纹依然将她显得愤愤。

事实上，母亲虽历经年幼时生存艰难、年轻时生活不易，却并不是容易愤愤的人。记忆里，她总是忙碌，除了按时上班，仍需挤出精力准备一日三餐、打扫房屋、照顾小孩，有时还得应对生活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小状况。即便如此，却从未听她说起一句怨怒的话，在母亲那里，仿佛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无论好坏，都是可以理解和包容的。

如果认为事情本身不够好，那就去努力化解，

这是她用行动告诉我的大道理。

母亲在社区上班，记得我上小学时，每次放学后她总会拉着我穿过一片拥挤的菜场，在背篓和脚步之中向路边小摊探出半个身子，多买些青菜和水果，除了完成近两天的采买，还有部分要给一位老婆婆送去。老婆婆住在菜市场旁边小破楼里，我不知道她姓名谁，从第一次见她就在居民楼最尽头那间黑乎乎房里，无论春夏都穿得厚实，身上的衣服一层挤着一层看不出颜色来，整个人好像被一身衣裳压瘫在角落的藤椅上。老婆婆的房里不怎么开灯，只有在母亲放下东西、嘱咐完要离开时，她才慢慢撑着拐棍、扶着墙往屋门口挪动脚步，缓缓向我们挥手作别。

借着门外的光，我才将老婆婆看了个大概，尽管倚着拐杖，但她整个身体是颤动着的，极为消瘦，脸颊两边的褶皱和她帽子上的麻花样式一般粗糙分明。后来母亲告诉我，老婆婆是在辖区走访时遇到的，她丈夫去世得早，好不容易将儿子拉扯大，儿子去了外面少有音讯，她也就孑然一身了。母亲不落忍、常前去探望，和母亲前去的次数多了，我也消除了对那间黑漆漆房间及那张满是褶皱的脸的恐惧和疑虑，于是很小的我就平静地见过生命枯萎的样子。

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母亲在继续着她的善良，我却渐渐忘了这事。直到某天母亲提起，老婆婆去世了，最后的日子她还惦记着要把唯一的房屋送给母亲，当然老婆婆可不懂那些法律常识，她模糊又清晰、全力地用情感去回馈情感。

因为母亲工作原因，她对辖区里每家每户熟稔得很。闲话我一句没听她提过，大多是夸谁家的闺女孝顺、谁家的儿子出息、谁家最近逢得怎么件喜事，要是谁家真遇着点过不去的，她就要念叨

着帮帮能好点。

我总能从她那里收集来生活的碎片。

我见到过一位西装革履的叔叔皱着眉从菜场捡卖不掉的焉巴叶子回家，被母亲恭敬地请来，帮着在社区门口用粉笔写宣传板报，当着面夸着一笔一画、色彩得当、字也写得特别漂亮，临走塞点报酬在他手里。母亲说他以前在公司里算很棒的人才，只不过下了岗、一时困难了些，帮帮能好点。我发现家里总买些用不着的物件，罐头、咸菜、辣椒也被母亲一同打包，小小的身体扛到老远的邮局寄出，收件人还是我没听过的名字。母亲说那是辖区一个服刑人员，家里也没其他人，以后还得回归社会，帮帮能好点。

母亲讲，居民述说家长里短那是信任，要是遇到皱着眉头、说着又流泪的更要宽宽别人的心，他们一定想抓住些什么。都是经历着生活的人，要不是极度悲伤怎么会让眼泪轻易释放。

母亲这样的社区工作一直干了好久，从小时候我放学后蹦跳着趴在办公桌上等她下班、到我下晚自习还需陪她入户走访、到我异地工作在生日时为她去那个熟悉的地址送花，她办公桌玻璃压着的照片主角也从小时候的我变成了我的两个小姑娘。母亲常取笑自己，一辈子就在这样的小地方磋磨，皱纹磨多了、头发也磨白了，还好退休了。

从花信年华走到知命之年，母亲见过数不清的邻里琐事、也瞧见了许多人的不同人生，轻盈地将别人的一件件小事串联起来，成了自己三十余载不着痕迹的事业，最终化作那枚“古老的印章”。

我知道，一定有些人记得，有些时刻她尽量给出的那份暖、那束光。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川区政协)



父亲的小雪

□李举宪

天气曲线在手机上打了一个趑趄
人们不得已加厚了衣服
冬天的列车用西风鸣笛
到达第二站点，接车的是一场雪，不顾天寒
从深夜站到凌晨

父亲老了，人老骨头硬
他不怕冷，喝二两包谷酒
卷起裤腿就下藕田
我一再阻拦都没拦住

父亲熟悉庄稼的套路
任凭藕节子藏在田泥深处
他都能顺着干枯的荷秆
沿着秋天离去的方向
挖出一根根粗壮的莲藕

莲藕质朴，父亲种的
带有他三分的长相和朴实
为了检验它们的口感
父亲用上衣揩干净泥土
轻轻地咬了一口
有他梦的味道
明天一早送上集市去卖
一定能卖上好价钱

一场小雪覆盖了枯去的荷叶
父亲不小心抹去雪白的雪粒
荷叶伸出手来
和父亲惺惺相惜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遇见一场小雪

□李光辉

这个时节的天气变得有些寒冷了
风吹到身上让人忍不住打哆嗦
很多人
都添上了厚实的衣服
有远山下雪的消息传到了我的手机里
虽说是今冬的第一场雪
却让我明显感觉到冬天已真正来临
而我身在南方的山野
如果能够遇见一场应景的小雪
该是一件多么惊喜的事情
我会走进雪地里
与它融合在一起
小雪飘落下来
积聚起薄薄的一层
遮蔽了小麦
隐藏了蔬菜
就像初冬夜里将我覆盖的一床凉被
虹藏不见
在这个时节
那美丽的彩虹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
让我再也看不见它曼妙的身姿
它悄然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太阳
还带走了月亮
让整片天空变得阴沉沉的
只留下一些
映衬过它身段的雨滴
在渐起的寒风中缓缓地飘落下来
成为洁白的雪花
偶尔几抹天光会照射在雪花上
焕发出七彩的光芒
在苍茫的天地间勾勒出它远去的背影
(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

爱的最高境界

□周成芳

周末，亲友们相约去表叔家玩。正准备按门铃，听见里面传来表婶的声音：“给你说了几遍了，叫你去把衣服晾了，还在玩手机，你耳朵聋了吗？再玩手机我一脚把你踢出去……”

表婶又在骂表弟？印象中，她经常对表弟这样大声呵斥。可表弟不是出差在外吗？骂她小孙子？可小家伙才上幼儿园，表婶一直拿她当心肝宝贝宠着。那是在骂谁呢？正寻思着，门开了，表叔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打招呼。

屋里只有表婶在厨房做饭。她一见到我们就赶紧热情招呼，随后板着脸对表叔说，让你泡的茶呢？泡到哪里去了？晓得家里要来客，都不晓得提前安排，你一天硬是不让人省心。

好好，我马上泡。表叔赶紧对她赔着笑脸，随后哼着歌儿去倒水。

我愕然了。表叔是出了名的脾气大、嗓门大、不好惹。当年在老家小镇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在前不久，一行人在餐厅吃饭，因菜里食物变质，表叔当即拍桌子，让服务员叫老板来讨个说法。平时和外人交往，他也总是大着嗓门，常为一些小事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

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竟然在老婆面前唯唯诺诺、俯首帖耳？

他以前可不是这样啊，我记得小时候，经常见他跟表婶吵架，好几次表婶被气得离家出走闹离婚，母亲和一些亲戚时常去劝导。

趁表婶下楼去取东西，表叔很不满地对表叔说，你以前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现在这么怕她？还像不像个男人？

表叔是表叔的大姐，远嫁外地多年，这次正好回来探亲，见弟媳在弟弟面前呼来喝去的，心里愤愤不平。

没事的，我倒觉得她挺好的。表叔喝了一口茶，接着说，这些年她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以前开夫妻店经营小吃，她天天也是起早摸黑。现在还要带孙子，每天也很辛苦。前几年，我生了一场病，你们也都知道，都是她鞍前马后侍候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我出了点意外，平时她把我家里也打理得很好。她是经常对我吼来吼去的，但都没有恶意，她不许我抽烟喝酒，也是替我身体着想。

再说女人不是都有更年期吗？她现在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心里窝火也不

便对外人发作。我如果还像年轻时一样跟她吵来吵去，这个日子还怎么过？

她不就是骂我几句吗？可她骂了之后，该做的家务一样没少，对我也真心的好。她心里烦时当我是出气筒，说明她是拿我当最亲的人。我一个大男人，跟老婆较劲算什么本事？不是有句话嘛，家不是战场，赢了战争，输了感情。

说话间，表婶开门进屋了。她在网上给表叔买的衣服到了，刚刚是去门卫室取快递。表叔乐滋滋地捧起衣服，将双手搭在表婶的肩上，笑嘻嘻地说谢谢老婆。

去去去，滚一边去，表婶赶紧推开她的手，脸上却露出不易觉察的笑意。

我恍然大悟，原来“怕老婆”是一种经营婚姻、稳固家庭的手段，这样的男人是具有人生大智慧的，其实表叔才是最大的赢家。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